



山林

胡冬林
— 著

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

用生命记录长白山的原始森林，
这是胡冬林的绝笔，也是他留给世人的爱。

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
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这一边。

河南人民出版社

山林

胡冬林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林 / 胡冬林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1
(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
ISBN 978-7-215-11778-5

I. ①山…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20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06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61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交尾的蓝豆娘



百合花与翠凤蝶



鸡树条荚蒾果实





两只狍子



树桩上的花栗鼠



林中写字台

长尾林鸮



一对鸳鸯



野鸭夫妇





抱核桃的松鼠



拦路的刺猬



黏小奥德蘑与山蜗牛

小花褶菌



黏小奥德蘑



野生猴头蘑





珊瑚猴头



黄鬼笔



香菇



尖鳞伞



黄小蜜环菌菇蕾 (榛蘑)



红蛤蟆菌



毛韧革菌



榆黄蘑

蓝盆花与飞虻



铃兰



挖参人收获后
在树干上刻下的兆头





雄性大斑啄木鸟



绿啄木鸟



小星头啄木鸟

目录

原始森林手记

001

蘑菇课

071

狐狸的微笑

177

青鸟晨歌

231

后记

265

原始森林手记

原始森林中的写字台

三宝鸟嘎——叫了一声，粗粝响亮，吓我一跳。随即惊喜：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鸟！

它俗称老鸱翠，国外叫佛法僧。个头比松鸦略大，一身绿莹莹的羽衣，像个小胖墩坐在高高的枯树枝上，展翅飞翔时喜欢兜圈子，飞行轨迹上下起伏颠荡，兜抄捕捉蚱蜢、金龟子、蜻蜓等大型飞行昆虫。这时，可看到它的双翼下面各有一个鲜明的半月形雪白羽斑。

在河边长大的孩子会在那里找到无尽的童年乐趣。已经不年轻的我也一样，在原始森林里这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

采摘山野菜季节，在鸟鸣阵阵的河边找柳蒿芽，第一次见一只柳串（黄腰柳莺）狂追另一只（男追女）。两只小鸟在树丛间闪电般穿梭，那种快闪疾掠令人眼花缭乱。女柳串被追急了，不

辨东西南北，突然从我的两腿间嗖地掠过。狂热的男柳串街尾疾追，欲火攻心，当然也紧跟着穿裆而过。年轻时踢足球曾被对方前锋带球穿裆，哄笑声中登时羞怒交加。这回被小鸟穿裆，唯有傻乐。

还有一天，跟踪拍摄一对绿头鸭，被这小两口引到鸳鸯的地盘，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长着弯弯的白色过眼线、总是笑咪咪的鸳鸯妈妈，带领一群黄茸茸的小毛团，欢快地觅食嬉戏。

一连三天等在老倒木旁边，第一次等来包网鬼笔戴着盔形帽的菌柄，从土豆似的“卵”里慢慢拱出，一袭白绉纱般菌网裙怯怯颤颤展开，精致娇美得令人惊叹。

藏在灌木丛中的吹树鸡叫叫，第一次把对岸保护妻小的雄性花尾榛鸡（俗名树鸡）激怒，它长距离滑翔过河，落在我身边的树上，梗脖侧目，颌下有一撮小黑胡，像个气鼓鼓的小拳击手，四处搜寻前来挑衅的对手。

在蛇谷入口，第一次被一条胳膊那么粗的棕黑绵蛇吓得不轻，它刚出蛰不久，正在石头上晒太阳。相处一段时间，发现这种无毒蛇性情和善，甚至允许我轻轻抚摸。它眼睛覆盖一层蓝薄膜，透过这层膜，可看见大而黑的瞳孔周围，环绕一圈细密小金点组成的金环。

细雨中在河畔漫步，对岸的原始林中突然响起刚——刚——

的可怖恶声，是大公狍的恫吓声：快滚开！我亦吼叫作答，它马上回应。于是，第一次和狍子你一声我一声对吼，最后我羞愧地败下阵来。

秋雨过后，第一次在一棵椴树倒木上采到20余斤冻蘑（亚侧耳），老大一堆。跑到路边向一伙采蘑人借个背篓，才把这堆蘑菇背回家。

有一天正骑在大倒木上吃午饭，忽然一只巴掌大的小猫头鹰悄无声息地飞来，落在面前的小树上，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我看。天哪，棒槌鸟（红角鸮）！我麻溜放下保温杯抓起相机，哆哆嗦嗦调准焦距正欲按快门，人家却倏忽而去。放下相机刚端起保温杯，又一只棒槌鸟飞来落在小树上；放下保温杯又抓起相机，人家又倏忽而去。

冬天在大雪中跋涉5小时，在一棵老树上的树洞口，第一次发现一小堆黄澄澄油亮亮的五灵脂米，这是一种稀有的中药材，也是我苦苦寻找两年的鼯鼠科小飞鼠的粪便……

还有，还有第一次：第一次在大冬天，目睹长尾粉红雀把身子浸在浅水中溅水洗浴；第一次认识山芍药鲜红欲滴的果实；第一次听到小杜鹃悠扬如箫，富于音韵的歌鸣；第一次抓起紫貂臭得要命的新鲜粪使用鼻子闻味，判断它过去多久；第一次认识比黄豆粒还小的隆纹黑蛋巢菌，巢中还有蛋（孢子），我情不自禁

地趴在地上，长久地欣赏它们的精巧之美；第一次屏住呼吸观看一窝白鹊鸲的蛋，然后轻手轻脚离去；第一次凌晨两点多起床，到大树下偷听头顶上一只灰背鸲如醉如痴的歌唱，歌声终于打动了一位小美女，俩人开始追逐交配……

还有，还有第一次：第一次在河边的原始林中，找到一张生平最满意的写字台。一棵直径1.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4截短原木轱辘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4尺高的原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曾有几个山里人把这里当成打尖的地方（有丢弃的垃圾），他们离开后，我找到了这里。每次来到这儿，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与星空，空气与河流；有时百鸟合唱，有时万籁无声；有时花香扑鼻，有时落叶纷纷；夏天有花栗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

多少人曾幻想在一座小岛或湖畔或海边或野外独处思考写作，寻找一份脱俗的安宁。写《无界之地》的美国女作家玛丽·奥斯汀拥有一个树上工作台。我想，在中国作家们当中，我拥有一张最牛的原始林写字台。

我的近邻就是那只三宝鸟。每天早上它瞥见我沿小河匆匆走来，便以鸟类的方式气恼而无奈地跟我打个招呼：嘎——它谈情说爱肯定不是这种声音，鸟儿们都这样，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